

姚真中詩文集

壬戌年夏月九日
姚真中書

松柏結善緣



姚奠中诗文集

- 第九卷：叙记篇
- 第十卷：书信篇
- 第十一卷：年表篇
- 第十二卷：访谈篇

研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奠中讲习文集 / 姚奠中著. - 北京 : 研究出版社,
2006.8

ISBN 7-80168-238-6

I . 姚… II . 姚… III . ① 姚奠中 - 文集 ②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629 号

姚奠中讲习文集(5)

著 者: 姚奠中
主 编: 傅如一
责任编辑: 之 俊
责任校对: 郑 燕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 1746 信箱
邮 编: 100017
电 话: 010-63097512
经 销: 新华书店
承 印: 太原市中远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75 印张
字 数: 439 千字
印 数: 3000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68-238-6
全套定价: 268 元(共五册)

本社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姚奠中讲习文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傅璇琮 周汝昌

主 任：郭贵春

副主任：刘维奇 行 龙 梁吉业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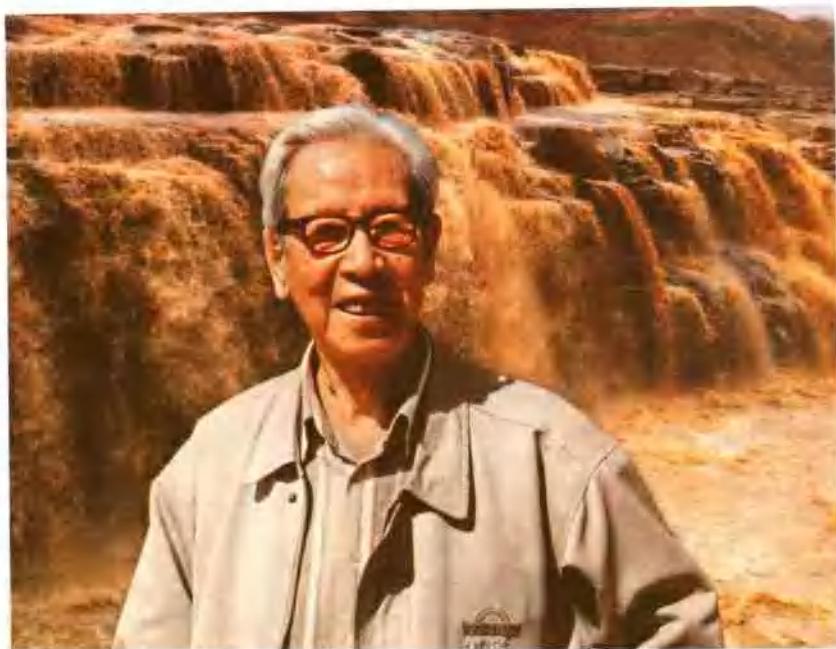
牛贵琥 田同旭 刘毓庆 李 豫 李正民

李雪枫 范秀红 陈霞村 胡莉彬 姚力芸

柳 杨 郭庆华 阎凤梧 傅如一 魏晓虹

主 编：傅如一

副主编：姚力芸



1996 年于壺口

试论姚奠中先生的讲习之道

——《姚奠中讲习文集》序

今年，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辞世 70 周年，也是大师健在的弟子姚奠中教授从教 69 周年。章门弟子像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刘文典等多人，都是某一学术领域的大师；而以鲁迅为代表的周氏兄弟，以马裕藻为代表的马氏兄弟，以沈尹默为代表的沈氏兄弟，也都很出色。当然，鲁迅的成就已逸出章门之外。他们都秉承大师的人格精神与治学精神，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姚奠中先生是章门晚辈，毕生以弘扬章先生的讲习精神为己任，在教育事业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6 年，姚先生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做研究生，尚未毕业而章先生不幸去世，即应章师母之命为预备班任教。抗战开始后又自办国学讲习班，随抗钱形势的变化，先后辗转于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各高校，建国后归于山西大学，从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其中，以在山西大学的时间最长，从 1951 年至今，长达 56 年。山西大学感念姚先生的功绩，决定在今年八月建立“姚奠中艺术馆”，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基地，将先生的著作、书、画等文物一并展出，同时出版一套《姚奠中文

2 姚奠中讲习文集

艺丛书》，这部《姚奠中讲习文集》就是其中的一种。

《姚奠中讲习文集》是一部极具讲习特色和学术、教育价值的著作。所谓“讲习”，出于《易·兑卦·象辞》：“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当然是有讲有习，讲是主导，习是主体。讲者指明方向，教给方法，加以引导，作出示范和榜样；习者则要薪火传承、举一反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讲与习是人才培养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这就是中国国学所弘扬的讲习之道，体现了人才培养最本质的教育规律。章太炎先生一生讲学每次都是以“讲习”为名。姚先生之所以要将他的文集命名为“讲习文集”，就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正因为是讲习文集，它就不可能包罗姚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展的全部。例如抗战期间写的《大学讲疏》、《庄子通义》等著作和论文，都因多次逃难已难觅存稿，故而本文集未能收录。

讲习文集虽然没有收录大部头的学本著作，却体现了姚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首先是展示了姚先生“博而后专”的通才教育理念。文集中的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十二篇，100 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周汝昌先生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实为的评。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

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学者无一不是通才。近五十年来，我国还没有培养出一位象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这是个深刻的教训。而姚先生以他卓越的科研实践和教育实践，为我们树立了通才教育的榜样。

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才有灵气，才有自己的喜爱和选择，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专长和特色。姚先生的讲习之道，很尊重弟子们个人对研究方向的喜爱和选择，从不以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只要读一读讲习文集就不难发现，姚先生对《庄子》情有独钟，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讲授《庄子》的时间最长，可是 1978 年招收新对期第一届研究生之后，11 名研究生竟没有一人选修先秦诸子，刘毓庄教授选诗经，康金声教授选汉赋，李正民教授选元好问，我选唐诗，特别是梁归智教授，选的是《红楼梦》。而姚先生从个人爱好讲，是不喜欢看《红楼梦》的。但先生不以个人喜爱萦怀，一律加以支持鼓励和细心指导。梁归智的毕业论文《石头记探佚》，就是姚先生命名的。从此，“探佚学”成了红学研究术语中的一个新概念。姚先生在《石头记探佚序》中第一句就说：“我不喜欢《红楼梦》。”真是劈头劈脑、石破天惊、古今罕见！似乎是在唱对台戏，又好像是泼冷水。接下去，先生有一段内心独白：“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的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从事科研工作者的主观

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的、有益的贡献。我是这样看待一切学术、科研问题的，也是这样指导研究生的。在这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偏见所左右。”原来先生是在讲特色教育的道理：绝不能以个人的爱憎和偏见作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培养人才，否则就会抹杀学生的个性和特色，就不可出现“文彩风流各异姿”的人才多样化的生动局面。试想：如果当年姚先生否定了梁归智的研究方向，那他后来还能成就为一位别开生面的红学家吗？

姚先生弘扬的讲习之道，贵于讲而重于习。贵于讲，是说姿讲得精，讲得严谨，同时尽可能讲出新意和见解，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给习者留下举一反三的空间。要想讲出新意和自己的见解，讲看也得“习”，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开展科研，有条件有可能的话，还可以突破教学的内容，去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于“讲”，有益无害。在高校，没有科研能力和成果的人是“讲”不出什么名堂的，人云亦云而已，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者彭。”孔子的这句名言，后世有许多误解，以为孔子只是特述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新。甚至成了一些不写论文的教师的挡箭牌和护身符，这真是莫大的误会。孔子还说道：“盖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无是也。”孔子的这两句的中心意思是：不懂的事理不发表意见，懂了的事理别人讲过，则可以转述。这是做人、做学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孔子删诗，或可称为“述而不作”；一部《论语》，却有许许多多创新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见解。只有少数的话，例如“克己复礼为仁”即是转述前人的原话。孔子绝不是一个只知道照本宣科的人。

姚先生是主张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的研究的，文集中的《论学篇》，都是他围绕教学展开科研活动的成果。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有大有小，大问题写成论文，小问题写成札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讲”的水平和质量，才能引导学生开展学求研究。刘毓庆教授就是从先生的《葛屦新说》、《衡门新说》受到启发，出版了第一部专著《雅颂新考》，并由此扩大到《诗经》的整体研究，进一步引深为《诗经》学本史的研究。

姚先生的论文、札记、序跋，甚至包括一些书信，皆有真知灼见，学求价值很高。许多篇章的原创性极强，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说法；或提供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惜墨如金，故篇幅皆短；言必有据，故顺理成章。博学多识，擅于广征博引；慧眼识珠，常于沙里淘金。试举几例如次：文集中收录的年代较早的一篇论文是《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知不知音》，1947年7月2日作于昆明。对苏词不甚协律的问题，先生的结论是：“词曲一道，聘词则易破律，守律则易害词，教东坡所为，就音律言之，试

有未至；且以“字音”合“乐音”为准，亦可谓之为不知音。然就文章之核心言，则或正因为不拘于律专于造意，而反增高其价值也。况乎略识曲谱，不害于歌，亦未始不可谓为知音乎。”能辨正思治，否定中有肯定。六十年来，论者虽多，然无出其右。又如《论治诸子》，先生对诸代学者的评价是：“清儒于经典而外，旁及诸子。校勘辑佚，以至注疏，一时称盛。其著述大者，如《孟子正义》（焦循，原属经部，今已入子部），《庄子集释》（郭庆藩），《荀子集解》（王先谦），《墨子闲诂》（孙诒让）之属，所长乃在名物训诂、考据之事，寻其义理，每不贯彻。其见于《读书杂志》（王念孙）、《诸子平议》（俞樾），所谓“豁然冰释”、“怡然理顺”者，亦特在章句之间，不及一书之通旨，一人之学说也。故即搜绍绝学而言，清人之功，为不可没。然其成就，亦适至是而止。”真可谓目光如炬而心细如发，清代学者治诸子的成就与不足，下一步该怎么走，指得清清楚楚。这是六十年前的评估，给后人多么大的启发！在《唐诗札记五则》中，“大漠孤烟直”的“孤烟”究竟为何物，“山东兄弟”的“山东”到底成是哪里，先生的结论一语破的，实乃不易之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行文至此，心中顿生许多感慨：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每天要阅读到大量的论文，深感当今的学术规范、学术风气，问题严重。许多论文可以说不是用心写的，而是用现代化的手段从网上裁剪拼凑的，缺少自己的东西，更不用说原创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讲习文集》的现实意义很

大，因为，这部讲习文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更大范围的“讲”，对“习”者的启发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

讲有多种形式，并不局限于讲台。给别人的研究成果作序、写信也是讲的一种，而且针对性极强。先生作序极认真，必须在通读全部书稿之后，经过反复思考才动笔。从来没有应付式、“签名式”的序。时下流行一种做法：书稿的作者把书稿带来了，序也代拟好了，要名家看一看，签个名就准备去付印。这样的情况先生碰到过，但从来没有承诺。先生认为：作者的书稿只是“习”，先生的序，则是在“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讲”，要讲出这部书稿的价值、特色和不足，甚至要以此为契机谈一些高层次的学术问题。姚序就是姚序，任何张序李序都是不能替代的。当先生通读全部书稿之后，认为没有多少出版价值，则拒绝作序。认为有价值，还须修改，则列出问题，待作者修改好以后再作序。先生的序有鼓励有期待，但没有溢美之辞，决不误导读者，更不搞商业炒作，体现了真正的名家风范。《书信篇》中有两函给《白朴词选注》的作者韩瑞先生的信，韩先生原先的意思是请姚先生给书稿题写书名，别无他求。可是姚先生还要坚持通读全稿，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认为作者虽然已经“五易真稿”，但还是不够成熟，暂不题书名。后来韩先生将“六易其稿”呈上，先生又指出了几处修改意见，感到作者能改好，这才题写书名。韩先生极为感动，特意在出版的时候，将姚先生的两封信作为插页公之于众。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就

是这样地七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

“讲”不仅要精、要严谨，还要看对象，分类指导。《论学篇》中有一篇是给初中老师讲唐诗的讲稿，有一篇是给高中老师讲作品分析的讲稿，《简史篇》是讲给工农兵学员听的，文学史《残稿篇》是 50 年代教本科生用的。对象不同，讲学的内容、方法和深浅各异。当年给我们讲的内容是《汉书艺文志》、《诸子》、《学术史》、文字、音韵、训诂、古代文论，独力开课多门，显然难度和工作量都是很大的。

所谓“贵于讲而重于习”，是强调讲是引导，习是重心。文集中有《山西历代诗人诗选》和《咏晋诗选》的前言，这两本书都是先生领着我们 11 名首届研究生做的，包括找资料、选作品、作注释、作点评，都要独立完成，最后由先生审阅，指出错误和不足之处，再返回个人修改。如此反复再三而后定。有的干脆要推倒重来。我们常常私下议论，先生如此费心费力，还不如他亲自执笔来得快，但是先生坚持由弟子实践，借以提高弟子的动手能力。我后来带研究生二十年来，也是坚持这样做，学生的东西有的被我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只留下几句，学生仍然感到很高兴，总要琢磨为什么这几句能站住脚，其他的地方差距在哪里。学生能这样想，我愈加感到姚先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多么的科学而卓有成效。

姚先生的讲习之道最为注重人文关怀和人品感化。姚先生年近百岁，白发苍苍，然而健旺硬朗、慈祥宽厚、和蔼可

亲、记忆力极强，十分健谈。先生知道我妻子在南方，生活不便，他常常在过年过节倒过来送食物，弄得我手忙脚乱、难以置情。1986年评职称，我们留校的五名研究生同时申报副教授，省评委都已经通过，但上面还有阻力，姚先生气愤不平，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将这种人文关爱推而广之，讲习文集中保留了这一历史见证。我后来担任省评委答辩组长和做学报主编的时候，对冒尖的年青人特别关爱，个中情结，即源于此。

文集中的《诗词篇》收集的是姚先生自抗战以来近70年的作品，均有系年。姚门弟子视为先生的人格展示，人生轨迹。抗战之初，他和同门柏君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赋《泗县感怀》云：

儒生流落依戎马，故国飘摇风雨间。
一片丹心伤碧水，两行红泪哭青山。
梦中沉痛诗和血，觉后凄凉月满闌。
志士英雄应即作，从头重整旧江关。

悲壮之极，颇具章门遗风。先生的诗从不言个人得失，即便是1957—1977二十年“左”的日子里，倍受煎熬，但他写的仍然是国家大事，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这只有一个信仰坚定、胸怀开阔的大家才能做得到。而诗中那种与对俱进的精神，则成为姚门弟子共同奋进的精神旗帜。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唯独子诗词创作则不甚拘泥于格律，与杜甫作七律、苏轼填豪放词相仿佛。杜甫自云“晚节渐

于诗律细”，其实到了“终老湖湘”的第五个创作时期，又放开了手脚。例如名诗《登岳阳楼》，第一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平仄上就失对。杜诗七律失对的现象很普遍，后人称之为“拗体”，说是为了表达一种压抑悲怆的感情。可是我看到其他唐代诗人不少的所谓“拗体”，表达的则是欢快喜悦之情。可见平仄上的问题，主要是看重不要以词害意，与情感特色无关。如果是因词而害意，则宁可在平仄上出点格。先生的这一主张是正确的。从古至今，大家每每如此。

先生作旧体诗词，先歌行而后特作五古，再特而作律绝，表后是填词，这一程序揭示了一条当代人学作旧体诗最为科学正确的创作道路。

先生点名要我主编这部凝聚他毕生心血的讲习文集并为之序，我想就像当年读研究生点名要给同班研究生讲课一样，是一种“讲”与“习”互动的作业。序的水平高低他是不在意的，而讲习精神、讲习之道则必须一贯到底。

傅如一

2006年8月2日于山西大学

目 录

试论姚奠中先生的讲习之道

——《姚奠中讲习文集》序 (1)

叙 记 篇

姚晋泰传略	(1375)
忆稷山“一高”	(1377)
章太炎传	(1379)
满腔热情培养接班人	(1439)
姚晋泰烈士二三事	(1443)
梁园东教授传	(1448)
姚奠中自传	(1458)
悼念杨大钧教授	(1465)
赵宗复同志二三事	(1468)
记刘大易先生	(1470)
我的老师焦卓然	(1473)
回忆我的老师李荐公、关芷洲	(1478)
怀念甄华同志	(1483)
“国专”师友散记	(1485)
山西的几个章门弟子	(1489)
我在大别山任教的一些回忆	(1499)
柏玉孙是什么人?——对一件史事错误论述的纠正	(1503)
怀念王中青同志	(1507)
我和汤景麟兄	(1512)